

## 生活中,有着多少被忽略的感动和美丽?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都要在她面前骑车而过。她一直就那么低着头,片刻不停地忙碌着手中的活计;或在一只开裂的旧皮鞋上穿针引线,或正修理着一件陈旧皮包的拉链。凌乱的头发不时被街口刮来的风吹得缕缕上扬。

她从不留意什么,虽然她每天面对的都是数不清的人流车流;她也从不被人留意,尽管不知有多少人多少次每天在她面前来去匆匆。

她是一个“瘫子”——别人背地里都这么叫她——我见到过她在那辆颜色褪尽的小机动三轮上爬上爬下,走路也用双手撑着地面。她有两个还没上学的女儿,今年夏天我见到过他俩在树荫下玩耍和睡觉,听说那个大点儿的孩子也有残疾。她丈夫偶尔也来帮她从车上卸卸干活的工具,他说自己有风湿病,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她什么,只是这些情景见多了,无意中在脑子里存了这些“信息”。唯一让我注意到的一点是:最近有好长时间了,她来得特别早,走得也特别晚。以前我送孩子上学,她还没有来或刚刚来正在卸车,这会儿却稳稳当当当地已坐等顾客“上门”,不知道已来了多长时间了。以前天一擦黑儿她就开始收摊子,这一阵儿孩子放了晚自习还看见她坐在那里,旁边还放着一把老式的手电筒——有次路灯没亮,她那手电筒居然还真派上了用场,打开就一直那么亮着。我只纳闷,晚上还有多少需要修鞋修拉链的呢?昏暗的路灯,能让你看清楚穿针引线吗?我在心里不禁讥笑起她的无知和愚钝。

偶尔闯入的一幕才使我恍然大悟:一天上午送孩子上学,见几名工人正在这个路口铺设一个新的污水井盖,她那位不能干重活的病丈夫直往工人手里递烟点烟,很是殷勤。

“你爱人呢?”一个家庭妇女模样的人,拿着一双皮鞋走过来问。

## 爷爷那挂「乡」

我第一次认识故乡的“乡”是老家的老树根拐杖写出来的小时候最喜欢爷爷用他的拐杖在大地上画字当爷爷在地面上写下“乡”字时我说:“很像爷爷的弯弯拐杖”小河拐了两道弯在我家门前流过我说:很像爷爷写的那个“乡”字我在小河的弯弯里捉泥鳅爷爷晃着他的弯弯拐杖守护我就像守护他那片宝贝瓜园一样不时地在空中比划着一个又一个的“乡”字

□卢恩俊

后来,爷爷拄着“乡”字拐杖走过弯弯曲曲的“乡”字路

# 守护

□高春山



“她来不了了,都感冒十来天了。天天晚上等学生们放了学都回家了她才走,冻坏了。今天要请不来这几位师傅把这井盖修好,她还非来不可。”

我这才注意到这个井口就在那位摆摊大姐(我忽然想这么称呼她)背后的位置上。

果然,井盖修好后这一连好几天,我都没见到过那位大姐。天越来越冷,可每当我走到这里,总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送我跨上通往城里的笔直大道爷爷叮嘱:孙子呀,城里也不光是平摊路三岔路口你要辨明方向深巷涡流切莫淹没志向……

我记住了爷爷的话,爷爷那挂“乡”是我在他乡蓬勃旺长的根是我越走越深的思念是我在异乡打拼的力量我走过弯弯曲曲的人生波波折折的岁月如今回故乡,空闲多年的老屋爷爷的遗像和那根拐杖挂在墙壁写着一个个醒目的“乡”让我站成沉思的怀念……

## 乐声悠扬

□范兴文

清早,素净的院子里,一阵悠扬欢快的鸟鸣声把我从沉梦中唤醒,那嘹亮清脆的叫声,犹如晨兴的闹铃,将一天的序幕拉开,感谢它,又让我及时地复活了爱恋的心扉。

乡村的晚晨很靓。蒙眬的睡眠刚刚微睁,就被一道橘红色的曙光命中,昏沉的意识一下子清醒了许多。闪亮的窗子外,树影婆娑微摆柔姿,燕影翩跹划过屋脊。我出自乡村,最后又远离城市寓居在故乡,返璞归真于自然,这是多么惬意的存在!

我是一个热爱乡村的人,特别热爱乡村的声音,远的近的,高的低的,长的短的,我感觉那都是人间悠扬的乐声。而且,乡村的褐土本来就是一本乐谱,土性的旋律弹奏着古朴的音色:譬如那一声牛哞,譬如那一声鸡鸣,譬如那几声母唤,譬如那几句叮嘱,譬如那隔墙邻人的笑语,譬如那窗外乡人忙碌的脚步。

也许不熟悉乡村的人会认为,乐声只是歌曲,是琴瑟钟鼓,可是,在乡村,乐声却是记忆,是感受,它既是时间,也是空间,更是逻辑。

回乡后的那个傍晚,我坐着马扎置身于街头,周围尽是熟悉的乡人。蒲扇摇曳里,女人怀里的婴儿闪着摇篮曲安睡于星光下,我突然想起我的母亲。我相信,曾经,她也这样地吟着童谣,和月光一起搂着我,让我的睡眠更加深沉。这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农家小院里的羊咩。

我掏出那把陈旧的口琴,真的想尽情地吹奏一曲。那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也许它已经不能发出声音了。可是,我能记住《东方红》的全部旋律,绝对不会忘记每一个音符。那一年,我拾了一把漂亮的口琴,舍不得上交给老师,父亲知道了,就特

意照着样子买了另一把,嘱咐我要拾金不昧,还让我特意拜了口琴老师。

身旁经过自行车铃声,摩托和三轮车的轰鸣声,那是一波又一波劳动归来的乡人们的凯歌。记得父亲的自行车铃声古朴而低沉,他很少舍得按动那新装的车铃,可是他一进村口,就会迫不及待地连着按动,因为,他知道我和母亲就坐在星光下的街头,这铃声就是报平安的音乐。

晃动的牛铃是最温馨的弹奏。老黄牛脖子下的铜铃叮当有声,舒缓的节奏沉稳有序。爷爷辞完草,添了料,他就坐在窄仄的院子里抽旱烟。我记得,不知多少次偷偷地去拨动老牛脖子底下的铃铛,那叮叮铃铃,触动着我的每一根兴奋的神经。我也曾傻傻地期盼,有一天那铃铛如若归我所有,我就挂在脖子上向同伴们炫耀。

仍然记得那砸夯的号子。在农村的夜晚,那是最有力的声音。“哎嗨哎哇”,几百斤的石夯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脚下一片震动,喊号声豹喉虎噪,应声浑厚铿锵。乡村里的哪一处住所,没有过这慷慨的清唱,没有过热情与团结的欢歌。

犹不能忘记街头的吆喝声。“小鸡老好——,有买小鸡的吧——”“磨剪子来——戥菜刀”。这是最质朴最实用的音乐。叫声里,女人们把菜刀剪刀递给磨刀人,就围住了鸡笼,她们仔细挑拣着自己喜爱的小鸡。母亲从不缺席地夹在抢购的队伍里,精心地挑拣着毛茸茸、光灿灿



的小鸡,孩子们蹲在鸡婆旁,学着小鸡“唧唧”叫声,情不自禁就伸下手去,摸一下滑溜溜的金毛,爽爽地笑着哼歌。

蝉叫蛙鸣是乡村的旋律。“意欲捕蝉蝉,忽然闭口立”,大槐树上的蝉声是我逝去的向往;“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胡同口的大湾是我永久的爱恋。风声是乡村季节的名片。那迎风吟唱的转机,那顺风而上的风筝,是我童年的欢乐。庄稼的拔节声是乡村的灵魂。爷爷说,庄稼的拔节声是无声的音乐,能听到它的人,才是真正的农人。可惜,小时候,我去过地里多次,始终没有真正把它捕捉。现在,我又回到乡村,极其希望听到庄稼的拔节声,可是,我能否真正感受到这极其短促的乐音?我想,这也许取决于我是否把真心重新交给这片凝重的土地。

小时候的游戏,我还能记得许多名称,可是那游戏的歌词已经忘了大半,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蕴藏其中的欢乐。

乡村的声音多么悠扬,只是我们错过了许多聆听的机会。老了的,我,最终才会感到,生我养我的乡村的每一个平凡的音符,都是优美的乐声。这乐声,是乡人与祖先的交融,是土地与生灵的变奏,是人与自然的交响,是我们有限生命的总和。

## 武城世家文化之——



## 崔氏世家

崔杼

□时云山

唐初第一版《氏族志》中,清河(武城)崔氏高居榜首,在皇族陇西李氏之上。武城(清河)崔氏历史上曾位居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和荥阳郑氏之前。崔氏是令唐太宗妒忌的中古第一门阀士族。武城崔氏家族从崔瑗崛起,至盛唐不落。在约700年间,几经沉浮,在乱世中顽强生存,任王朝改姓而大族地位不落。

武城县被誉为“状元之乡”,17名历史状元中崔氏占15名(另两人是中国状元第一名孙伏伽及明初状元韩克忠);15名崔氏状元中,11人出自清河郡东武城县。本文旨在探讨武城状元所在的清河武城崔氏家族,看他是如何成为史册留名的官宦(文化)世家的。

### 崔意如落籍武城及二崔分支

助周灭纣的姜子牙,因有功被封于齐,为齐国始祖。其孙姬出季子者,让位于兄弟叔乙,自己采食于齐国崔邑,因封地而取崔姓,季子为崔氏始祖。

齐都位于临淄。十一世后有齐国正卿崔杼者,因立嫡立幼事(前妻生崔强、崔成,后妻生崔明),引起“崔庆之乱”,“崔杼弑庄公”事件,被满门抄斩。仅崔明幸免于难,逃奔鲁国。崔明在鲁国娶姜生子崔良,至十五世孙崔意如时,崔氏得

以重振,再度崛起。齐国邹衍在稷下官传授“五德终始论”“大九州说”,鲁国弟子崔意如受业于邹衍。齐王建八年,“齐使邹衍过赵”(司马迁《史记》),弟子崔意如随行。赵国平原君赵胜崇拜邹衍的理论学说,邀请弟子崔意如留赵。崔意如看中因燕赵、秦赵战争而荒废的东武城大片土地,于公元前256年将崔氏迁到东武城建立家园。

崔意如隐居于东武城,步邹衍之学,雕龙于五行。约公元前245年,又为吕不韦门客,著有《应同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应同篇》承袭了邹衍的理论学说,预测朝代更替和国土开拓,受到秦始皇的重视,拜崔意如为九卿,秩两千石,后又拜秦国大夫。西汉初,崔意如因功封东莱侯。

崔意如有二子:长子崔业,字伯基;二子崔峰,字仲牟。汉代崔业承袭东莱侯留居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饶阳店镇东南);崔峰迁居博陵(今河北省安平县),从此兄弟两支分居两地,形成历史上的同源崔氏两大“名门望族”。

“二崔”分支后经过不断繁衍,开枝散叶,外迁发展,后形成十房,其中清河东武城崔氏六支,博陵安平崔氏四支。清河东武城六支:1、郑州崔氏,是曹魏崔林曾孙崔悦一支的后代,崔悦四世孙崔蔚是“郑州房”的始祖;2、许州郛陵房崔氏,是曹魏崔林曾孙崔悦一支的后代,崔悦四世孙、郑州崔氏始祖崔蔚之子崔或是“许州郛陵房”的始祖;3、南祖崔氏崔灵茂;4、清河大房,是始祖崔休子崔凌、崔仲文、崔叔仁三支;5、清河小房,最为显赫,入隋唐支之始祖为崔大质;6、清河青州房,崔圆父始祖。

崔氏家族的辉煌与磨难崔氏家族首次兴衰当在齐国的崔杼。季子有子姜穆伯,姜穆伯有子姜沃,姜沃有子姜野,姜野裔孙以邑为氏形成崔姓,姜野的八世孙崔天为齐桓公大夫。崔氏前几代人大多默默无闻,及至崔天子崔杼,才走出崔邑,涉足官场。崔杼为齐国正卿,辅佐齐惠王,因遭高、国两大贵族迫害,流亡卫国,后回国拜为卿大夫。崔杼辅佐灵公,立庄公。因维护家族尊严杀死庄公,又立景公。崔杼与前妻生有二子崔成、崔强;又与东郭姜生子崔明。崔成、崔强被左相庆封所杀,幼子崔明在慌乱中藏于坟茔中得以幸存逃亡鲁国。崔明后人崔意如在鲁国兴学崛起。

民间谱牒记载,崔家庙为武城崔氏居住地。崔家庙村东北有崔家花园,占地千亩。村东北还有崔氏墓群。崔家庙消失于宋代。上世纪中期墓群的石人石马还极具规模,“文革”时期被捣毁。唐末,在黄巢起义军的打击下,武城崔氏与其他世家大族的势力遭到重创。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五代十国军阀混战时期,在各国朝内、地方中的崔氏士族又纷纷崛起,参与到各国各级政管内,逐渐形成了一派政治势力。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前

后53年,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坐上了皇帝宝座,才有了中原的统一。宋初,各州郡的官员基本上保持了原班人马,以世家大族崔党为首的政治势力猖獗一时。他们妄加抨击朝政阻挠皇旨推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新兴的宋朝政权构成威胁。赵匡胤对与他一起打江山的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王政忠、刘廷让等“异姓十兄弟”尚且不放心,“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他们的官职,谁能容他人违抗圣旨异行造反。于是,赵匡胤当机立断,从朝内到地方进行了一场大清洗,世家大族崔党势力,遭到灭顶之灾。

传说,当年赵匡胤派兵血洗了武城崔氏祖地崔家庙,留在村中的男女老幼,几乎无人幸免,崔家花园也被付之一炬。在这次浩劫中侥幸生还的崔氏成员,或隐姓埋名,或流落他乡,从此,崔家庙在人间消失。

有关血洗南祖房崔家庙一事,在史书上找不到记载文字。宋初崔家庙遭屠村后的千百年间,其周边不少其他姓氏的家谱上一直赫然写着“高祖崔意如”,如建国镇冯王庄王氏就是其中之一(明朝御封文圣人王道祖上)。据说,崔家庙蒙难时,有一崔氏儿童正在冯王庄外祖父家居住,后来便依了外祖父之王姓。还有关庙及附近村庄的“姜”姓,也是源出崔氏。

底蕴深厚的崔氏文化武城(清河)崔氏,天下甲族,形成于东汉末年,经过东晋十六国的发展,到南北朝达到鼎盛。及至隋唐,文化底蕴深厚,学术思想代代相传,其综合构成了显赫的崔氏文化。

1、良好的家风。每一个兴旺的家族,都有隐秘的精神传承,通常表现为家风。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城崔氏有严格的家风训条,经常受到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制约,其成员大都事业有成,成为国家栋梁。《旧唐书·崔偁传》记载:崔氏家训有约法三章:(1)不忘记祖宗故土;(2)无真才实学不能为官;(3)为官贪枉法者死后不能进祖宗坟地。儒家伦理思想的陶冶奠定了崔氏家族良好的家风。

2、孝悌当先。“孝悌”是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孝悌观念由维系家庭关系,发展到维系家族关系,进而上升到维系整个社会关系。崔氏孝悌家训在整个族群中一以贯之,使家族成员谦恭礼让,恪尽职守,做忠孝礼仪之士。《北史·崔暹传》记载:堪称孝子的崔子约,5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居丧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南齐书·崔慰祖传》记载:崔慰祖丧父不食盐,其母实在不忍心,对他说:“汝既无兄弟,又无子胤,毁不灭性,正当不进着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崔慰祖不得已食之。《旧唐书·崔郾传·崔彦昭传》记载:崔郾兄弟六人,皆居高官,侍母至孝。一天,崔郾自私第去帽率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唐僖宗宰相崔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迟朝侍膳,与家人杂处,奉承左右,未尝高言。崔彦昭即使身为宰相,一身荣耀,也把孝行奉为处事原则。《唐代墓志汇编》记载:崔欽以小小年纪于洪水中救父而死,“父存于子,子死于父”,这种行为实在感人。

3、俭朴的作风。武城崔氏家族的俭朴表

现的淋漓尽致。《魏书·崔宏传·崔暹传》记载:北魏崔宏政绩卓著,深得道武帝器重。拓跋氏贵族嫉妒他,诬告其贪赃枉法,道武帝派人前去调查,发现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连老母也跟他一起食粥。道武帝得悉后,对崔宏愈加信任。道武帝丞相崔暹临终遗嘱:“恭俭福之舆,傲侈祸之机”,嘱咐儿子崔楷,他死后,只要穿上衣服,有口棺木藏身就够了,切不可大操大办。崔宏、崔亮、崔暹、崔从、崔群,身为宰相,手握重权,时刻以俭约自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家传思想在家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4、勤奋好学。武城崔氏甲族自形成之日起,“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好学的家风与勤奋上进的精神,代代相传。读书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极其重要,而好学不辍的读书态度与其家族长期的学识积累密切相关。《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崔林传》记载:东汉末年,崔琰少年时“性顽口讷,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后又拜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为师,学业猛进,深得郑玄赞赏。崔林“少时晚成,宗祖莫知,唯从兄琰异之”,遍通“四书”“五经”,才华横溢。崔琰、崔林开创了武城崔氏家族好学之风的先河,为崔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魏书》记载:东晋十六国前燕崔暹“少好学,有文才”“遭乱孤贫,躬耕于野,而讲诵不废”。其六世孙崔暹任青州司马时,贼围城二百日,而读书不废。崔宏、少有俊才,号称冀州神童。虽在兵乱,犹立志笃学,成为一名满腹经纶的治国良才。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书、玄象阴阳、百家之言,莫不贯综,研经义理,时人莫及。太武帝时任博士祭酒,赐“武城子”,擢升司徒,尚书右仆射。南北朝时期崔氏家族好学之士还有崔祖思、崔灵恩等,数不胜数。武城崔氏历史上屡遭磨难后又能强势崛起,靠的就是好学上进的传统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进入隋唐之后,科举取仕逐渐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武城崔氏这种好学的家风得到很好的发扬。《旧唐书·列传》记载的崔氏一族好学功成名就之士有:崔彦穆、崔圆、崔龟从、崔从,他们都是伏膺儒业、志尚渊博、长于礼学、苦心研究的栋梁之才。崔氏家族在强调男性成员文化水平的同时,对于女性成员的学业也同等重视。崔圆之孙女、崔彦穆之女、崔亮之女都是历览书传、博涉史书、通晓治方、工为裁制的女中国秀。这些女性嫁到夫家,将其家学带到新组合的家庭中,有利于家传文化的传播和融合。武城崔氏这种好学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不仅在学术、文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文化艺术、书法艺术、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这些均记载在历史典籍中。

以武城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后代子孙,在漫长的家族历程中,作为独特家传文化的传承者,在保持一定经济、政治地位的同时,以鲜明的文化特征立足社会,成为文化世家大族的杰出代表。武城崔氏文化隶属于儒家思想文化,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崔氏文化普之于乡井,惠之于周邻,受到其好学不辍精神的鼓励,以及文化内涵的渗透,在周边出现了许多经天纬地的精英人才。诸如唐初状元孙伏伽,政绩卓著的张文琼、张文衡,诗人张祐,明朝廉吏李咨等等,他们远者从儒家思想文化中吸取营养,近者从崔氏文化精神中受到激励和影响,事业有成,业绩斐然。